

怪侠系列之四

罡风呼啸

续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台湾卧龙

罡 风 呼 啸

卧龙生(台湾)

(续)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老龙化身	1
第二章	往事如绘	17
第三章	故园易主	33
第四章	真伪莫辩	49
第五章	多事之秋	66
第六章	玲珑山馆	83
第七章	是非莫辩	103
第八章	乘虚而入	117
第九章	真象大白	134
第十章	将错就错	150
第十一章	误打误撞	168
第十二章	毒云出峡	185
第十三章	白沙枯井	201
第十四章	尼庵隐秘	217
第十五章	以真易假	235
第十六章	毒女深情	253
第十七章	禁地探秘	269

第十八章	真假莫辩	286
第十九章	进出自如	304
第二十章	各展其毒	322
第二十一章	数语退敌	339
第二十二章	分头搜索	356
第二十三章	请君入瓮	372
第二十四章	诡异伎俩	389
第二十五章	不可思议	408
第二十六章	双重迷魂	424
第二十七章	山鼠解围	441
第二十八章	鸠盘老妖	459
第二十九章	武林一统	477

第一章 老龙化身

山巍起伏，地势渐渐荒僻！两个灰衣老人脚下丝毫没停，直奔上一座小山山顶，才倏然停步。

秃尾老龙急忙举目瞧去，山顶一块大石上坐一个人，月光之下，这一身宽大黑袍，白须垂胸，赫然正是毒沙峡主！

只听他冷冷问道：“人拿来了么？”两个灰衣老人一齐躬下身去，说道：“拿来了。”

秃尾老龙慌忙闭上眼睛，只觉自己已被放在地上。只听毒沙峡主冷哼道：“韦宗方，你也会落到我手里！”接着向灰衣老人吩咐道：“解开他身上穴道。”

灰衣老人应声跨上一步，轻轻一掌，拍开穴道。

秃尾老龙依然紧闭双目，一动不动。

毒沙峡主目光紧盯在秃尾老龙身上，道：“还有穴道未解么？”

灰衣老人躬身道：“属下只点了他左‘将台’穴，已经解开了。”

毒沙峡主道：“你再仔细瞧瞧！”

秃尾老龙只觉那灰衣老人已经俯下身来，急忙把真气凝结在背后“风眼”穴上。

灰衣老人伸手在秃尾老龙身上摸索了一回，口中咦了一声道：“他背后‘风眼’穴气不畅，似是穴道受制，这是什么人点了他穴道？”

毒沙峡主道：“替他解开来说。”

灰衣老人又轻轻拍了一掌，解开受制穴道。

秃尾老龙咯的一声，张嘴吐出一口浓痰，手脚动了动从地上爬了起来，揉揉眼睛，失声道：“啊，这是什么地方了，我好好地睡在床上，怎会到这里来了？”

声音苍老，还带着浓浊的浙西口音！

毒沙峡主听的一怔，张目问道：“他是什么人？”

灰衣老人道：“他明明就是韦宗方，属下两人看他投店的，一点也不错。”

秃尾老龙一骨碌爬了起来，惊顿地叫道：“我女儿呢？花姑到哪里去了……”他一眼望着三人，忽地又跪了下去，连连磕头道：“大……大王，小老儿是种田的，入城探亲，大王饶了小老儿吧。”

毒沙峡主两道森寒目光，射在秃尾老龙脸上，低沉道：“他不是韦宗方，他脸上被人易了容。”

秃尾老龙抬起头，伸手朝脸上一摸，突然惊叫道：“小老儿脸上怎么了，这是什么？”

他双手朝脸上一阵乱摸，揭下张豆腐皮似的东西，心下更慌，颤声道：“小老儿的脸皮……小老儿怎会把脸皮撕下来了。”

他这一撕，登时露出一张又黑又老的脸孔，颊边有一小撮山羊胡子，根本就不是韦宗方。

毒沙峡主心顿明白，伸手道：“拿过来。”

秃尾老龙满脸惊惶，把软软的一张东西递了上去，一面说道：“大王，小老儿只是一个庄稼汉，可怜我女儿从小就没了娘，我们父女相依为命，求求你大王，放过我女儿吧！”

他简直把毒沙峡主当了强盗，而抢他女儿去做押寨夫人呢！

毒沙峡主理也没理他，随手把那张人皮面具，递给右首一个灰衣老人，说道：“你戴起来，让他瞧瞧。”

右首灰衣老人依言戴上面具，毒沙峡主朝秃尾老龙问道：“你认识他么？”

秃尾老龙随着毒沙峡主手指瞧去，这一瞧他吓了一跳，恐怖地后退几步，定目道：“啊……这是妖精，会变脸的妖精……”

毒沙峡主平静地道：“你不用怕，这是人皮做的面具。”

秃尾老龙听得更惊，嘶声道：“天哪，你们从那年轻人的脸上剥下来的人皮？”

毒沙峡主道：“不是，这是假的，我问你，你见过这个人么？”

“假的？这明明就是真的……”秃尾老龙目光散乱，但点点头道：“这年轻人，小老儿认得。”

毒沙峡主道：“你在什么地方见过他？”

秃尾老龙偷偷地瞧着毒沙峡主，看他似乎并无恶意，

心下略微定了定神，才道：“昨天小老儿和女儿一起进城，这年轻人就走在小老儿前面，后来，咱们在一家面馆里吃面，他也在面馆里，后来……就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毒沙峡主平静道：“后来呢，你们去了哪里？”

秃尾老龙道：“小老儿因投亲不遇，在一家客店里住了下来。”

毒沙峡主道：“你们在客店里没有再见到那年轻人？”

秃尾老龙道：“没有啊，小老儿很早就睡了。”

毒沙峡主回头问道：“他们可是住了同一个客店？”

左首的灰衣老人道：“不错，韦宗方住在他们隔壁房间。”

毒沙峡主冷冷哼道：“你们可是被韦宗方发现了？”

左首灰衣老人急忙躬身道：“属下两人，一路上和他至少也保持了二三十丈，那小子从没回过头，不可能……”

毒沙峡主哼道：“没用的东西，你们若非给他识破踪迹，怎会临时被他掉包？你们若不疏于防范，怎会被做了手脚，还遭无所知？”

两个灰衣老人躬着身，连连应“是”。

毒沙峡主又道：“他这时候，可能假扮了老头，带着他女儿从容离开，你们真是越老越没用了。”

秃尾老龙吃惊道：“那年轻人拐了小老儿女儿逃了？这如何是好？啊，求求大王，快饶了小老儿，可怜小老儿的女儿，还是黄花闺女……”

毒沙峡主已经站起身来，喝道：“追……”

右首灰衣老人举起手掌道：“此人……”

毒沙峡主道：“放了他吧！”

三道人影划空如电，朝山下投去。秃尾老龙双手指甲缝中，早已暗藏了弹指迷药，但他因为对方并没怀疑自己，也不敢贸然出手。此刻眼看三人匆匆离去，不觉舒了口气，挺胸跌足，仰天号道：“这小子拐跑了我女儿，就是拼了老命，也要去追回来。”

脚下跌跌撞撞地跟着朝山下奔去。

韦宗方别过卓九妹一路奔行，他知道毒沙峡的人，虽然一时被自己摆脱，可能还会暗中追踪下来。赶到衢州买了一身衣服，脸上也重新易了容。如今，他已经不是庄稼老头，而是一个紫膛脸的汉子，三十开外年纪，身上也换了一身蓝布劲装，背上背了一个长形布囊。这身装束，在江湖上可说是最普通不过，一般镖局伙计，护庄院的，和普通武师，差不多全是如此，只要在热闹一些的茶馆酒肆，都可以看到这类人物，翘着二郎腿，天南地北地胡吹。尤其在路上，你跑快一点，也不会引人注意，因为你本来就是武师，武师当然比一般人走得快。

韦宗方一路没停，赶到浦江，才是上灯时候，他不知道横溪在什么地方，好在不知名叔叔和自己约在三天之后，自己第二天就赶到了。

还有整整一天时间，他准备先落了店，明天一早再找横溪去。于是，他在大街找了一家叫聚兴园的客店落脚，这聚兴园的前进，是茶园兼卖酒菜，生意着实兴隆。

韦宗方在房内洗了把脸，就步出前进，找了个座头坐下。要过酒菜，举目瞧去，只见整座楼厅，差不多已有八九成座头，食客当中，除了一些商卖行旅，竟然有许多人的装束，和自己极相近似，因为江湖上，这般装束，极为普遍，当下也并不在意。酒菜来了，也就独自吃喝起来。

只听左首桌上，有人压低声说道：“老王，你知道贺分舵主要咱们今晚在这里集合，究竟有些什么事儿？”

那个被叫老王的道：“我不大详细，好像是帮主回来了，要召集咱们，另有大事宣布。”

韦宗方心中暗暗忖道：这又不知是什么帮会？思忖之间，只听先前那人又道：“帮主？你说韦帮主召集咱们？”

那老王道：“韦帮主只答应暂时兼代，人家堂堂武当门下，哪肯来干咱们这一行？我说的自然是丁帮主了。”

韦宗方心中不禁一动，暗道：他们是铁笔帮的人，什么？丁大哥回来了？不觉更倾心听起来。

只听先前那人又道：“丁帮主？丁帮主不是在石人殿被人害死了么？”

那老王道：“死的自然不是丁帮主，丁帮主要是死了，还能回来么？”

韦宗方听得不觉大喜，石人殿死的那人，是万剑会黑穗总管朱文蔚，自己早已知道。当初还当丁大哥仍在万剑会手里，后来证明不是。猜想可能是被毒沙峡所劫持，如今他安然回来，那也不是毒沙峡劫持的了！正在思忖之间，伙计收过碗筷，却替他沏了一壶香茶上来，韦宗方因时光还早，也就坐着不走。过了一会儿，只听邻桌那个叫

老王的说道：“贺分舵主来了！”

韦宗方转脸瞧去，只见楼梯口上来的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穿蓝缎大褂，扎脚裤，足登薄底快靴的汉子。此人身后还跟着四五个汉子，一色青布紧靠。

韦宗方正在打量之际，楼上许多人纷纷站了起来。

那贺分舵主目光向四周一转，抱抱拳含笑道：“兄弟们请坐。”

他已经由四五个人簇拥着朝中间一张空桌走去。

韦宗方暗暗忖道：一名分舵主，气派倒是不小。

贺分舵主才一坐定，茶园中的伙计，好像来了上宾，送茶水，送热面巾，忙个不停。本来闹烘烘的一座楼厅，此刻也立时静了下来，许多食客，纷纷会帐下楼，只有韦宗方一人，依然坐着没走。

贺分舵主呷了一口茶，目光缓缓掠过全厅，忽然落在韦宗方身上，一阵打量，问道：“这位兄台，眼生得很，香主不在敝舵吧？”

韦宗方道：“在下只是路过贵地……”

贺分舵主没待他说完，冷冷地道：“咱们在这里聚会，兄台也知道了？”

韦宗方抱拳道：“在下事前既没听人说起，自然不知道了。”

贺分舵主冷冷一笑，挥手道：“你现在知道了吧，赶快给我下去。”

韦宗方见他这般无礼，心中甚是恼怒，剑眉一挑，要待发作，但想起自己此刻还是铁笔帮的代理帮主身份，不

便和他正面冲突。听方才那老王的口气，丁大哥已经回来，自己见过叔叔之后，自然也该赶去看看丁大哥，顺便把铁笔交还于他。同时也好先要单世骅查查这贺分舵主平日为人如何，然后再作计较，想到这里，不觉淡淡一笑道：“贺分舵主就是不说，在下也要走了，咱们也许有机会，会在总舵再见。”

贺分舵主一听总舵再见的话，不禁目光一直，急急站起身抱拳道：“兄台留步，兄台如何称呼？”

韦宗方会过帐，回头冷冷说道：“在下是谁，你不妨去问问单世骅，或者丁大哥，就会知道的。”

说完了，头也不回地朝楼下走去。

只听贺分舵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兄弟有眼无珠，兄台快请留步。”

敢情他还急步追了下来，但韦宗方的身法，何等快速，等贺分舵主赶下楼梯，哪里还有韦宗方的影子？

第二天，韦宗方赶到横溪。这是一个村落，只有十米户人家。

韦宗方因不知名叔叔只说“三日后，当在浦江横溪相候”，既没说在横溪什么地方等候自己，也没说三日后的什么时候？横溪已经到了，就是要等叔叔，也不能老站在路口，于是，他漫无目的地沿着西首山脚走去，越过小涧，偶一抬头，他呆住了，你道为什么？他看到一棵古松前面，站着一个人！

古松前面，站一个人，这也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他又怎么会呆住了呢？因为，他一路行来，也曾不时的抬目

回顾，浏览山色，并没瞧到岭下有人，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呢？举目望去，但见这位悄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一身蓝衣，修眉凤目，目光如电，这时正负手朝他微笑。

韦宗方只觉此人一身儒生打扮，潇洒出众，别有一种温文气度。

正在错愕之际，那蓝衣文士微笑道：“小哥也是游山来的么？”

这句话，已经说明他是游山来的！

韦宗方细听对方口音，实在不像是不知名叔叔，一面抱拳道：“在下偶然路过此地，只是随便看看山色。”

蓝衣文士微感失望，哦道：“偶然路过，那不是专程游山来的了？”

韦宗方心中一动，问道：“尊驾那是专程游山来的了？”

蓝衣文士微微一笑道：“我有一位朋友，从前就住在下，这次来，可说是旧地重游。”

他说话之时，朝山右指了指。

韦宗方顺着他手指看去，果见岭下不远，一片竹林之间，有几间瓦屋，心中暗想：“原来他是找朋友来的，此人光看他眼神，就知他一身功力非同寻常，那么他的朋友，想来也定非常之人！”

蓝衣文士道：“小哥可知道这里叫什么地名么？”

韦宗方摇摇头道：“在下不知道。”

蓝衣文士道：“井研岭。”

韦宗方心想：井研岭大概是很出名的地方？

蓝衣文士见他没有作声，面上不由微露讶容，道：“小

哥难道没听人说过井研岭是白衣大侠的故居么？”

韦宗方道：“在下没听人说过。”

蓝衣文士望了他一眼，点点头道：“小哥年纪不大，也许没听人说过了，哈哈，小哥愿意随我去瞧瞧么？”

韦宗方迟疑道：“在下要在这里等一个人。”

蓝衣少士笑接道：“这个无妨，附近三数里内，只要有人来了，一眼就可以看到，小哥还怕会失约么？”

韦宗方心想：叔叔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来，这里既然隐居着一位大侠，自己错过机会，岂不失之交臂？想到这里，一面抱拳道：“在下还没请教尊姓大名？”

哪知这一抬头，原来那蓝衣文士早飘然朝前走去，回头笑道：“我是白衣大侠的朋友，自然是蓝衣大侠了！”

韦宗方听得好笑，大侠乃是别人对你的尊称，哪有自称蓝衣大侠？心中想着，脚下不由自主地跟了过去。从小涧到竹林，相距原是不远，转眼工夫，便已走近屋前。但见竹篱围绕木门半掩，一眼可以望到篱内，种着不少花木，花径打扫得十分清洁，由此可见主人还是一位风雅之士。

蓝衣文士走近篱笆，突然停住。

韦宗方跟在他身后，依稀可以觉得到这位蓝衣文士这刹那之间，步履忽然凝重起来，一袭蓝衫，也在拂拂无风自动，这凝重，韦宗方自然知道正是练武之人功凝百穴，气布全身的征候！心中不觉暗暗奇怪，他不是说这是他朋友住的地方，既是朋友，何用如临大敌？

韦宗方如今已不是初出江湖，心中登时警觉，此人莫

非和白衣大侠有仇，他邀自己同来，显然没安着好心！哼，自己岂会上你的当？

蓝衣文士果然没出他所料，沉嘿一声，一手推开木门，大步走了进去，口中大声喝道：“里面是什么人？”

就在他喝声出口，两扇黑漆木门呀然开启，一个面蒙黑纱的黑衣人当门而立，冷冷地问道：“你找谁？”

这人声音冷漠，尤其这一身黑衣，看去非男非女，甚是怪异。

韦宗方见他青天白日，脸上蒙着一块黑纱，似乎是故作神秘。

蓝衣文士双目精芒暴射，问道：“你是谁？”

黑衣人冷声道：“这不是怪事么，我问你是来找谁的？”

蓝衣文士敞笑道：“你住在这里，当知此屋主人是谁了？”

黑衣人道：“此屋主人是谁？自然是我主人了。”

蓝衣文士道：“你主人是谁？”

黑衣人不耐道：“废话，我主人就是此屋主人。”

这话可没错，但也等于没说，也是废话。

韦宗方站在一旁，听两人说来说去，谁也不肯先说，心中暗暗觉得奇怪，忖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听蓝衣文士又道：“那你叫你们主人出来。”

黑衣人冷冷道：“我主人不在此地。”

蓝衣文士目注黑衣人，凜然道：“朋友可否掀起脸上的黑纱？”

黑衣人道：“我为什么要掀？”

蓝衣文士道：“在下要瞧瞧你究竟是哪一方的人物？”

黑衣人冷冷一晒道：“谅你瞧了也不认识。”

蓝衣文士道：“说不定在下认得出你……”

话声未落，右手袍袖倏然扬起，一股潜力，直向黑衣人面纱拂去。

韦宗方瞧得一凛，暗想：两人相距，少说也有五六尺距离，蓝衣文士这一拂，内劲潮涌，可见他内功如何精湛了！

黑衣人冷冷一嘿，左手斜斜拍出，呼的一声，掌风飒然，正好把蓝衣文士拂出的潜力挡住。

韦宗方又是一怔，这黑衣人的功力，居然也深厚无比！

蓝衣文士大笑道：“很好！”左手五指，凌空向黑衣人面纱抓去。

韦宗方心中大骇：“这是隔空携物！”

黑衣人又是一声冷笑，右手抬处，又是呼的一掌，迎着拍出。两人这一接实，虽是没有半点声音，但韦宗方已可觉得潜力迫人，两人身躯，也同时晃了一晃。

蓝衣文士双目寒光如电，大喝道：“你再不自除面纱，莫怪在下出手伤人？”

黑衣人道：“你伤得了我，再夸口不迟。”

蓝衣文士沉吟道：“你擅住此宅，在下就是杀了你，那也不算过份。”他此话似是心口商量，是以声音不大。

黑衣人道：“我要是随便被人杀得死，就不敢在此替主人看屋了！”

蓝衣文士渐渐提起的右手，又缓缓放了下去。说道：“你既是替你主人看屋，那你只要说出贵主人是谁，在下也不为已甚。”

黑衣人嘿然道：“你胜了再说吧！”

蓝衣文士突然剑眉一轩，大笑道：“在下已经劝告过你了！”

黑衣人道：“这不是废话！”

蓝衣文士一袭长衫，拂拂自动，右手倏举，手掌直竖，嗔目喝道：“只要你接下此掌，在下立时就走。”

话声一落，手掌直推而出，这一推不打紧，但听“嘶”的一声细响，宛如锋利刀刃裁纸一般，一股细长的声响，笔直由空中飘了过去。

韦宗方心头猛然一惊，暗暗叫道：“修罗刀！”

急忙举目瞧去，那冷傲不可一世的黑衣人，却在此刻，突然一个倒纵，朝屋内闪入。

蓝衫文士低喝一声：“快随我来。”

正待跟踪而入，只听里面黑衣人的声音喝了“打”，一蓬蓝芒，迎面洒来。

蓝衣人早有准备，大袖一挥，发出一道风，把袭来暗器，悉数击落，然后俯身从地上拾起一支淬毒钢针，看了几眼，目中似有迷惘之色，随手丢弃。蓦地回头来，眼看韦宗方依然站着不动，口中轻轻一叹，道：“孩子，这是你父故居，还不随我一起进去？”

韦宗方猛然一惊，他听出这几句话，正是不知名叔叔的口音，急忙抬目道：“你果然是叔叔……”蓝衣文士早已